

名列“纸糊三阁老” 我为“老乡”叫声冤

——再访刘翊墓后说说刘翊那些事儿

□张书功

墓前疑问

刘翊墓，又称“阁老坟”，位于山东省青州市高柳镇阳河村。既然说刘翊是我们寿光老乡，他为什么埋在青州呢？其实这里明清时尚属寿光县，到了1952年才划归益都县，即今青州市。2021年，我曾到过此地。去年，刘翊墓成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今年清明节，我又路过此地，独自徘徊于墓园。

刘翊墓园在阳河村西，占地三十亩，有南北二门，中间有甬道蜿蜒相通，长约1公里。墓园北半部为刘翊父亲刘昺及刘氏历代始祖墓地，南半部为刘翊墓地。刘翊墓在墓园中央，最高大。雄伟的南门楼上，至今还镶嵌着明孝宗御赐的“敕修刘氏世墓”匾额，虽历经500多年风雨，字迹依然清晰，仿佛向世人诉说着“一代名臣”的丰功伟绩。穿过南门往北走，甬道上华表、石犧、石羊、石马、石人依次对称排列，虽是明代之物，大都残缺不全。甬道两侧，墓冢累累，墓之上遍植松柏、柿子等树，虽也茂盛，但都是近年栽植。树之下，石碑林立，螭首龟趺，虽多为古墓，却大都是新立之碑。

刘翊墓碑也是后来复制的，上刻“光禄大夫、柱国、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、兼谨身殿大学士，谥‘文和’公刘翊之墓”。“文和”是刘翊的谧号，是他死后，官方按其生平事迹所给予的评价，有总结和盖棺论定的意思。“文”，表示具有“经纬天地”的才能，或“道德博厚”“勤学好问”的品德。“和”的意思是“不刚不柔”“推贤让能”“柔远能迩”。刹那间，一个疑问涌上心头：明成化年间，明宪宗昏庸，而万安、刘翊、刘吉三位阁臣不能有所规正，听之任之，以至于被人们戏称为“纸糊三阁老”。意思是三人像纸糊人那样，只是个摆设，不起作用。难道刘翊真是那么不堪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谧号呢？我们不妨了解一下真实的刘翊到底是怎样的。

刘翊其人

刘翊（1426—1490），字叔温，号古直，明代青州府寿光县阳河里人。自幼聪明好学，八岁能文，十九岁中举。明正统十三年（1448），考中进士，历官编修。后升右春坊右中允，侍讲东宫。太子朱见深继位后，迁太常寺少卿，兼侍读学士。成化十一年（1475），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。不久，升任吏部尚书，再加太子少保、文渊阁大学士。纂修《文华大训》完成，加太子太保，进谨身殿大学士。

刘翊参与机务达十年，凡军国大事，能够果断处置，有“批鳞直前”大无畏的勇气，丝毫没有“首鼠退后”的优柔寡断。当时内阁有三人，万安、刘翊和刘吉。“安贫狡”，“吉阴刻”，而刘翊“性疏直，自以官僚旧臣，遇事无所回护”。就是说不管是谁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不顾场合，不论面子，直言直行。刘翊曾当面斥责万安“负国无耻”。万安“外宽而深中”，怀恨在心，日夜想除掉刘翊。另一阁臣刘吉“善附会”，是墙头草，性格“沉毅，喜怒不形于色”，与刘翊格格不入，站在万安一边。此时的明宪宗已经一改当初的励精图治，怠于政事，不见阁臣，沉溺于后宫淫乐，宠信太监、妖僧，对正直的刘翊日益疏远。面对不务正业的明宪宗，以及阴险、狡诈的万安和刘吉，性格粗疏率直的刘翊怎可能招架？故《明史》道：“翊疏浅而安深鸷，故翊卒不能胜安。”

按照《明史》的说法：先是刘翊支持大

前些年读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我对“纸糊三阁老”的故事颇感兴趣，因为三阁老中的刘翊是寿光人，跟我算是“老乡”。当时感觉有些郁闷，这位老乡咋就这么不堪呢？不过随着近些年我两次拜谒刘翊墓，并更广泛地阅读了一些关于刘翊的史料，觉得有必要为这位五百多年前的“老乡”说几句公道话了。



刘翊墓地“敕修刘氏世墓”匾额。

学士商辂请罢西厂，但不久宪宗又复设，宦官汪直亦复职。后来，汪直失宠，万安牵头再请罢西厂，并邀请刘翊共同上奏。刘翊没有参与，而万安弹劾西厂成功，宪宗对刘翊颇为失望。万安趁机进谗言，说刘翊与汪直有勾结。又遇刘翊之子刘鑑狎邪之事被编成《刘公子曲》，广为传播。宪宗大怒，决定罢免刘翊。

事实上，第二次罢西厂是在成化十八年三月。而刘翊辞官是在成化二十一年九月。这三年间，一是在罢西厂九个月后的十二月，刘翊升官为光禄大夫、柱国、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。二是十九年五月，宪宗还赐给刘翊一把扇子和鼓形坠，盒子上面御笔亲题“户部尚书刘先生”。从这两点就可以看出，宪宗和刘翊的关系还是不错的。可知，刘翊未参与第二次罢西厂并不是他辞官的直接原因。

辞官真相

那么刘翊辞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第二次罢西厂后的三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成化二十年（1484）十月，刑部员外郎林俊因上疏弹劾妖僧继晓和宦官梁芳，导致宪宗大怒，林俊被下狱。刘翊密谏，上《开言路疏》，救林俊。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），宪宗欲废太子，刘翊毅然抗言，保住了朱祐樘的太子地位，朝政得以安定。到了这年九月十六日，刘翊就上疏辞职了。

先看成化二十年这件事。继晓是个僧人，梁芳是个太监，也是继晓的推荐人。这两人相互勾结，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，他们甚至可以拿着皇帝的圣旨直接给自己的党羽封官，前前后后累计达千人之多，其中有些人还是布衣百姓。这两人的坏没有必要多说，我们说说宪宗对两人的宠爱。陕西巡抚郑时揭发梁芳的罪行，不仅没有撼动梁芳，反而被罢官。疾恶如仇的林俊弹劾两人，宪宗二话不说，直接将其打入牢狱，并要处死林俊。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冒死力谏，宪宗大怒，拿起砚台砸怀恩，并怒斥说：“你这是和林俊一起，羞辱我。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刘翊使用了自己密疏的权利，救了林俊。宪宗虽然给了刘翊面子，但心中怎能痛快？继晓、梁芳又岂能罢休？

再看成化二十一年这事。话说梁芳常肆意挥霍宫中库藏的钱财，有一天，宪宗去内库视察，发现几朝累积下来的七窖金全部用光了，便责备梁芳和另一个太监韦

兴说：“浪费库藏，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人。”梁芳狡辩说：“这些钱都用来兴建显灵官和各处祠庙，为陛下祈求万年福泽。”宪宗不高兴地说：“我不惩罚你们，但自有后人跟你们算账。”这个后人自然指太子朱祐樘。梁芳很害怕，便游说万贵妃，让她劝皇上废了太子朱祐樘。朱祐樘本是宪宗的第三子，可是宪宗的王皇后无子，长子和次子早夭，朱祐樘便顺位成为太子。但朱祐樘的母亲纪氏只是个普通的宫女，身份低微，宪宗并不待见。在万贵妃等人的怂恿下，宪宗竟然同意另立太子。刘翊墓志铭讲到这里时说“公（刘翊）独毅然抗言”，也就是说只有刘翊直言反对。其实，并不只有刘翊一人，前面提到的太监怀恩也不同意，结果宪宗把怀恩发配到凤阳去了。最终还是泰山发生地震，天象示警，才救了太子朱祐樘。但是皇帝、万贵妃以及他们的党羽，刘翊已经得罪完了。宪宗不能怪罪泰山，但可以怀恨刘翊。刘翊罢官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

刘翊之冤

我们梳理刘翊一生不难发现，他性格疏直，不拘小节，又以旧臣自居，锋芒毕露，不能容物；在罢西厂一事上固于气节，不愿与小人为伍，意气用事；在救林俊、保太子等事上，直言抗争，得罪皇帝，最终在与奸佞小人的斗争中败下阵来。

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名列“纸糊三阁老”呢？这只能怪他的“猪队友”了。他毕竟是三阁臣之一，更有一个不务正业、油盐不进的领导，尽管刘翊作了一些努力和抗争，却也无法改变人们对内阁的整体认识。但实事求是地说，把刘翊和另外两人列在一起是十分不公允的，《明史》也不得不承认“时内阁三人，安贫狡，吉阴刻。翊稍优”，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也称其为“硕果仅存”。倒是明弘治皇帝御赐祭联不失公允：“忠裨于国，允称一代名臣；孝表于乡，堪称三朝元老”，只可惜这祭联远不如“纸糊三阁老”流传得那么广。

刘翊墓园原有柏树千余株，大多种植于明成化和弘治年间。后来这些柏树有的被当做枕木支援铁路建设，有的被盗伐用来制作家具，如今只剩三株留了下来。之所以能留下来，是因为它们是枯空的，既不能作铁路枕木，也不可以制作家具、盖房子，在人们看来是无用之材。我想刘翊一生“忠裨于国”，就像那些用作枕木的柏树一样，鞠躬尽瘁。晚年如深谙“无用”之道，收敛锋芒，或许可以免遭小人算计。

□王仁湘

春秋时代的楚庄王，说自己是“三年不飞，一飞冲天；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”的一只大鸟。这还真不是吹牛，开始几年他确实没有干什么正事，在他即位第八年时，真的就一鸣惊人了。这一鸣，却与小小的带钩有关，带钩又如何可以惊人呢？

这一鸣，是他斗胆问鼎轻重，事载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。楚庄王亲自带兵伐陆浑之戎，顺利到了周天子的洛都，他在洛都外陈兵摆阵，得意洋洋。周定王派遣王孙满犒劳楚庄王，楚庄王当着王孙满问起了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，他得到王孙满的回答是：“在德不在鼎。昔夏之方有德也，远方图物，贡金九牧，铸鼎象物，百物而为之备，使民知神、奸。故民入川泽山林，不逢不若。螭魅魍魉，莫能逢之，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。桀有昏德，鼎迁于商，载祀六百。商纣暴虐，鼎迁于周。德之休明，虽小，重也。其建回昏乱，虽大，轻也。天祚明德，有所底止。成王定鼎于郏鄏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”

王孙满年龄不大，这话却回答得非常有分量。他说鼎的轻重并不重要，更重要的是明德。天命在德不在鼎，你问它何意何用？楚庄王听了这话，大不自在，悻悻班师回他的郢都去了。

在司马迁写的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，还记入楚庄王听了“在德不在鼎”的话之后又说的一句话，这句话后人不怎么在意，也不怎么读解它。楚庄王是这样说的：“子无九鼎，楚国折钩之喙，足以为九鼎。”他的意思是说，咱是没那九鼎，不过也别小瞧了，楚国敲折小钩钩上的小尖尖，就足够造出九鼎的料了。

楚庄王这话，显然是以小托大，挺有意思。李零先生注折钩之喙所说的“钩”，也可能是指似剑而曲的钩或带钩。喙，可能是指钩的刃或带钩的首”。《正义》之说不确，李零提及带钩钩首的可能，其实楚庄王的话里一定说的是带钩。

带钩虽小，钩首更小，但架不住咱的钩多，折断小小的钩首，就可以造出九鼎，这个牛皮吹得有点大，也正表现了楚庄王没有将周天子放在眼里的心境，所以他才做出陈兵问鼎想取而代之的事来。

考古发现的楚国带钩，造型各异，大小悬殊。有的可长达50多厘米，多数不过手指头大小，适合不同的人群。考古发现楚国一些人形雕塑，如木俑和青铜造像常见有束腰佩钩的例子，说明楚人佩钩是普遍的风尚，楚庄王吹牛也并非毫无根据。

（本文选自《束带矜庄：古代带钩与带扣》一书）



湖北荆州楚墓出土的大小带钩。

「楚王夸钩」夸的是什么样的钩？